



《白蛇传·情》 夺中国影史戏曲电影票房冠军

根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6月10日上午，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1395万元票房，超越1382.62万元的花鼓戏电影《李三娘》，正式登顶中国影史的戏曲电影票房榜。

电影《白蛇传·情》迄今观影超35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佛山两个票房产出大市影院因疫情暂停营业的情况下，该片广东票房在全国的占比仍达31%。

《白蛇传·情》如何一步步打破受众界限，最终为中国戏曲创下一片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从该片一路走来的足迹看，找到创作方向和抓住主流受众，是该片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

上映前已有“黑马”之相

《白蛇传·情》由张险峰担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文汝清领衔主演，王燕飞、朱红星联合主演。影片由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剧院、佛山文化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制作。

早在上映前，便有不少业内人士看好《白蛇传·情》的票房。其中一大原因在于，该片早早便在国内各大电影节屡获肯定：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最佳技术”奖项、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类型之窗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大奖、第四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戏曲歌舞片”……在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PB单元展映上，《白蛇传·情》更是赢得了众多海内外观众的青睐。

人们惊喜于《白蛇传·情》中国戏曲与电影艺术之间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曾给予该片如下评价：“一部形式创新令人惊艳的电影。片子有很高的美学层次，以及对戏曲和传统文化的表达，最令人赞赏的部分是完美的平衡。导演以极强的掌控力和分寸感，在戏曲与电影、文戏与武戏、西方特技与东方审美之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刷新2021年国产片口碑

在素贞扮演者曾小敏等主创看来，只有影片在上映后得到电影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才能代表《白蛇传·情》在戏曲传播上迈出了成功一步。他们的期盼最终变成了现实。从刚上映时市场的犹疑，到上映大半月依然保持稳健的票房持续增长，《白蛇传·情》虽一路历经《速度与激情9》《寂静的之地2》《黑寡妇》等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但最终仍稳稳站住了脚跟。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在首周末时预测总票房仅为300余万元，但如今的预测总票房已升至1663.5万元。

“举世无双的美术”“粤剧电影从来没这么好看过”“为国粹带来新生”……在影迷网站豆瓣上，观众对《白蛇传·情》的赞美声不绝于耳。影片的豆瓣评分高达8.1分，不仅远高于同期上映的《速度与激情9》，更击败《你好，李焕英》，成为2021年至今为止国产片评分最高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随着观众数量的积累，该片评分不降反升——至截稿时，该片豆瓣得分为8.2分。在猫眼和淘票票两大购票平台，《白蛇传·情》也分别以9.3分和9.1分的超高口碑得分，这证明《白蛇传·情》不仅受到专业影迷追捧，更赢得了普通观众的欢迎。

新国风赢20+观众追捧

猫眼上《白蛇传·情》的想看用户画像显示了该片的用户年龄秘密。画像显示，该片受众中，20岁至24岁的年轻人最多，占比32.8%；其次为25岁至29岁的受众，占比22.8%；此外，还有近10%的受众在20岁以下。三者相加，超过六成的《白蛇传·情》受众不到30岁。

一部粤剧电影，受众为何如此年轻？对此，影片多位主创曾在采访中透露，《白蛇传·情》从创作伊始便将电影观众而不仅仅是传统戏曲观众视为必须争取的受众。经过探索，《白蛇传·情》最终选择以宋代美学的留白和韵味为基础，打造出一套全新而独特的仙侠国风，并因此赢得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的追捧。

统一的美学风格体现在创作的每个角落。譬如，将古老的植物晕染技术运用于服装制作工艺中，让每一件戏服都美得“独一无二”。甚至连影片特效都要与传统的莱坞式特效风格区别开来，以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水漫金山”一幕为例，经过多次调整，水浪颜色最终调成了更接近中国国画的水墨色，但同时也不失巨浪滔天的真实感与震撼感。



“我其实不会弹古筝。”
“我觉得他们没听懂我和许巍。”
“我就是个混蛋，用‘混蛋’来形容我可能还太轻了。”
虽然新专辑《哈哈大笑》的文字介绍里不断出现“释然”“豁达”之类的关键词，但电话那头的谢天笑，言辞仍然犀利。谢天笑一度被冠以“中国摇滚新教父”的头衔，2000年首张专辑《冷血动物》一鸣惊人，狂躁阴暗的Grunge摇滚（垃圾摇滚）震撼了听众的耳朵；摔吉他一度成为其现场演出的“彩蛋”，足见演出风格之炸裂。

这么多年来，谢天笑的唱片销量和演唱会火爆程度均可以比肩主流歌手，但他始终带着一股“不好惹”的地下气息。《哈哈大笑》是他签约索尼音乐后发行的首张全新创作专辑，专辑争议不小，皆因专辑有近一半的歌曲变得温柔了，听起来特别不“谢天笑”。

而谢天笑本人则抗拒“暴躁音乐”的标签。在他看来，所有关于他“变了”的指摘不过是出于误解，“我觉得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我的音乐”。

【最新专辑】 音乐的核心没变，变的只是形式

《哈哈大笑》给人的听感颇为割裂，一半歌曲明亮，一半歌曲荒诞。一方面，他在《都不再重要》《时间改变一切》里悠悠地唱着人生感悟；另一方面，他用最凶狠的语气唱《恭喜你》。在《哈哈大笑》里发出诡异的笑声，那个黑色的谢天笑并没有离开。他说：“音乐的核心没变，变的只是形式。”

羊城晚报：新专辑《哈哈大笑》是一次主动的转型吗？
谢天笑：可以这样说。我在选择歌曲动机的时候，有意识地选了我过去很少用的大调。有些歌曲就比较技术流，比如《哈哈大笑》就是五拍子的歌，以前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我也知道一般人不会马上接受，甚至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做这些歌恰恰是我的享受，因为我在突破自己。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不能总吃一种东西，也要换点口味。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一直都有喜新的冲动，但不会厌旧。

羊城晚报：《都不再重要》表达一种豁达和释然的心境。谈谈这首歌的创作故事？
谢天笑：我本来已经为专辑准备了足够的歌曲，但去年疫情来临无法录音，我只能继续写歌，于是就有了《都不再重要》。这首歌的主歌和副歌分别属于两首歌，把它们放在一起，却产生了很惊艳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牛，主歌部分用一堆大道理来铺垫，副歌部分突然一转，说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在跳、是不是活着。

羊城晚报：有乐迷认为这些歌曲像许巍，你怎么看？
谢天笑：我跟许巍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没真正听懂我俩。

羊城晚报：歌迷对个别歌曲有很多解读，你自己是怎么看这首歌的？
谢天笑：我写的歌里面，有些歌是有主题的，比如《最好的安排》《都不再重要》；但有些歌并不是想传达什么，歌词的作用只是让音乐变得更好听。我一直认为歌词要有诗意，但不应该是诗，歌词一定是为音乐服务的。

羊城晚报：那《恭喜你》和《女人万岁》这两首引发了许多讨论的歌曲呢？
谢天笑：《恭喜你》很简单，就是给不喜欢的人唱的。演出的时候唱这首歌，我自己特别舒服。但《女人万岁》的确是一首深情的歌，这首歌源自我好几年前在微薄写的一首诗，后来就写得挺写成一首歌也挺好。女性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人们第一次看《女人万岁》这首歌可能会觉得像玩笑，但听了就知道这是一首充满爱的歌。



【音乐实验】 古筝算是我的标签，但其实我不会弹

谢天笑是山东淄博人，唱歌时总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年轻时，他以愤怒暴躁的摇滚闯出名时，后来却醉心于融合，刻意避开所谓的“正统西方摇滚”。他在音乐上做过不少实验，把古筝、京剧、交响乐等元素加入摇滚乐中，不时就能碰撞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羊城晚报：专辑中最后一首歌是《时间改变一切》，你认为时间改变了你什么？
谢天笑：我没法说清楚时间改变了我的什么，因为太多了。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但如果有个人问二十来岁的我怎么想，我可能会回他一句“去你的”，二十来岁的时候才不会想那么多。

羊城晚报：你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还记得当时自己的状态吗？
谢天笑：那时候我老是在出去玩，生活里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交女朋友，一个是弹吉他。我喜欢涅槃乐队，《冷血动物》的风格和我当时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别人的影响。当时我很高兴听到有人说我玩Grunge（垃圾摇滚），觉得很酷。但现在反而希望这种标签离我越远越好，我不希望有一个西方的标准套在我身上。

羊城晚报：现在古筝反而成了你的标签。
谢天笑：古筝和摇滚乐融合并不是我开创的，崔健、王勇等都做过。但古筝的确可以算是我的标签。我用弹吉他的方式来弹古筝，而且用的是拨片，不是古筝指甲。我跟传统的古筝不是同一套体系的东西，可以说我其实不会弹古筝。但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从古筝里得到了我要的东西。

羊城晚报：为什么偏偏是古筝，而不是其他乐器？
谢天笑：我在2000年左右到美国演出，很多人对中国的乐队比较好奇，但遗憾的是，我们玩的东西没什么中国特点，都是摇滚乐三大件。回来后我一直思考，假如要在音乐道路上走得更远，必须更有独特性，这甚至比单纯的“好听”更重要。独特性从哪找？我就从中国传统里找。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古筝，觉得音色特别好，就选定它了。

“现场之王”发行新专辑《哈哈大笑》 谢天笑：暴躁不是我的本色



【回应争议】 你可以不接受，但我就要这样演

今年4月底，谢天笑兑现承诺，在北京办了一场“重返北京 哈哈大笑”音乐会，一洗去年“再次来临”巡回唱谈见面会北京站的尴尬——当时歌迷不满唱谈会“聊天+唱歌”的形式，大喊“退票”。采访中，谢天笑谈到了唱谈会的更多细节。

羊城晚报：去年你做了一次全国巡回的唱谈见面会，为什么会选择不带乐队，而以一吉他的方式表演？
谢天笑：唱谈见面会的目的就是宣传我的精选集《再次来临》。北京第一场开完之后被很多人骂，其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唱谈会就是木吉他形式，但很多人很难接受你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当然，有些环节的确定出了问题，是我们做得不好。当时团队建议之后的场次都带乐队，可我觉得不应该带。这是我的另一面，你可以不接受，但我就要这样演。

羊城晚报：坚持不带乐队是出于叛逆吗？
谢天笑：是的。为什么我要改变形式？我为自己弹吉他，我要自己高兴，做音乐是主观和自私的。如果能如实表达自己的感受，做音乐就是享受；但如果硬要我唱不喜欢的歌，那就特别痛苦。后面的场次都演得特别好，我反而更喜欢这种简单的形式了，这跟带乐队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台上只有我和键盘手张曦两人，也能把那么多观众调动起来，让我对舞台更自信。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现场之王”这个称号？
谢天笑：他们说得对。我一生中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就是没办法真正地看自己的现场演出。

羊城晚报：去年你跟90后说唱歌手黄礼格联合发布了《笼中鸟》Remix版，尝试了直播，今年5月底入驻了B站……你会希望更多年轻人听你的歌吗？
谢天笑：我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看底下的观众，很多都是小孩儿，我这个岁数的人很少，80后也不多，感觉很多都是90后。至于做直播、入驻B站，等等，这都是宣传。做完音乐之后去推广和宣传，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未来计划】 不想浪费时间，下一张唱片想国际发行

谢天笑很符合人们对摇滚人的普遍想象：一头长发，身材干瘦，爱玩爱喝酒。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自我要求极高的音乐人：出道20周年，在业界也有口碑，谢天笑却坦言“一直对自己不太满意”，希望下一张唱片在国际发表。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带起的“乐队热”？
谢天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玩摇滚赚不到钱，那时候我觉得中国摇滚要死了，但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并不是。现在反而是最悲观的，大家以为市场很好，但比赛类的综艺节目反而把摇滚乐逼上绝路。摇滚乐的价值就是它的批判性，当摇滚乐去参加一个比赛时，它就已经死掉了。当然，我不能去评价某一个艺人或节目，我只是在陈述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

羊城晚报：网上有一篇文章《中国摇滚的火种在山东》非常火，说的是这两年山东的音乐节数量一骑绝尘，山东出了一大批包括你在内的摇滚音乐人、乐队成为“吉他生产之都”等。你怎么看山东的摇滚氛围？
谢天笑：我觉得山东的音乐节数量才是正常的，中国那么大，每个省都应该有那么多音乐节。我来自山东，但不太喜欢这种地域性的标签。不过环境可能对音乐的确有影响，尤其对乐手。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说，好像河南就会出特别好的吉他手，比如李延亮、程鑫、王玉琪等；西北就出鼓手，比如赵牧阳、武锐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羊城晚报：去年是你出道20周年的日子，对未来有什么目标和希望？
谢天笑：我希望可以开始做我二十来岁时就想做的事，下一张唱片可以在国际上发表。我一直对自己不太满意，因为浪费了太多时间了，总觉得没做什么事，没能用好上天给我的天赋。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少出去玩，别像原来那样。

